

春秋左氏傳補注第十一

吳沈欽紳學

廿八年次于乾侯一統志斥丘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
傳愁使吾君惠云外傳云吾愁置之于耳以愁御人又云愁在州
昭皆訓為願以愁為發語聲非也按詩釋文愁且也漢書五行志注應劭
曰愁且辭也此當作且字解

鄆大夫統志鄆縣故城在沁州府介休縣東北二十七里為鄆城唐據
釋文則太原之縣亦作鄆地理志郡國志皆作鄆彼注先音一戶反
音拉擾反戶反音字止作鄆則其誤已久郡國志注引徐廣音於唐
反則知舊本作鄆今釋文所辨之鄆當作鄆者似訛為鄆字
鄆大夫元和志故鄆城在太原府祁縣東南五里賈辛邑

春秋左氏傳補注第十一

平陵大夫一統志大陵故城在太原府文水縣東北二十五里晉平陵邑

稷陽大夫一統志稷陽故城在太原府清源縣南縣志云為縣南開

塗水大夫一統志塗水城在太原府榆次縣西南二十里

馬首大夫一統志馬首故城在太原府壽陽縣東南十五里按壽陽古

屬平定州

孟大夫一統志孟縣故城在太原府陽曲縣東北八里按孟為西漢志

作孟丙顧炎武曰以其為孟大夫而謂之孟丙按魏大夫為魏壽餘大夫

為陶嘉也

銅鞮大夫一統志銅鞮廢縣在沁州治其舊城在沁州南十里

平陽大夫一統志平陽故城在平陽府沁源縣西南隋改縣為沁源

楊氏大夫一統志河東郡有楊縣魏分河東置平陽郡楊縣移屬晉

志云楊故楊侯國其楊氏縣別屬鉅鹿郡非此楊氏也杜預注誤出氏字一

統志楊縣故城在平陽府洪洞縣東南十五里舊唐書地理志義寧元年

改楊縣為洪洞

魏戊謂陶沒一統志陶沒墓在太原府清源縣西南三里

退朝待于庭一統志退朝者子朝魏舒而退也杜預言魏子朝君非

廿九年傳一請以食一請以作棟之費其注者一食也

使執龍輔一統志龍輔注云玉名所以輔龍節与此別也孔疏引周

禮澤國龍節之文又引左卯云威龍節之玉也蓋亦寶服之說按古玉圖

有龍圭三禮圖彙云龍圭而寧天子命上之秉龍圭載駟馬記雲于南郊

姓之國者罕人
荀子儒教篇云
十一國姓獨居五
十三人

民事也此是已則龍輔應也魯祀雲之圭說文龍禱旱玉龍文

其母借也內則云公庶生就側室漢則有陽祿祜祝晉曰魯斯則百生

有禮叔也漢志南陽湖陽縣在魯國彼注之左氏傳作醜其音同方輿記

夢山在南陽府唐縣南九十里本古夢國地山因名夢乃魯之誤

氏曰卷龍一統志卷龍城在汝州寶豐縣東南五十里

以夏承韋之後續志注東郡白馬縣韋在承韋氏之國方輿記魯韋城在

滑縣東南五十里紀年孔甲元年廢承韋氏後創累卷龍

遷於魯縣紀年孔甲七年創累遷于魯湯今汝州魯山縣治

官宿其業服之宿思也日宿宿思也日之事如魯人火矣按特牲禮宿

尸宿宿周禮大宗伯職宿眠滌濯注宿申戒也皆是來日之事而款為之

知何故也(一)此世
亦有之唐尉遲偃
中於擊事長安有春
龍戶教水即知龍
名日有無悉知之

故曰宿服說是杜預非

遂濟窮桑山東通志窮桑城在兗州府巨野縣北一作空桑歸藏作遂

曰空桑之養之也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之入以為晦即此也

有烈山氏杜預云烈山氏神農世諸侯劉炫云烈山氏即神農非諸侯楊登

注云房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注房山氏父帝也起于房山今

州或曰有烈山氏楊農即柱腹史云烈山氏柱父帝子也杜不讀祭法因有

此謬

晉國一鼓鐵管子地數武王立重泉之成也曰民有百穀之粟者不行注

鼓十二斛与注禮疏引隱義同杜預注為不辭

卅年公在乾侯胡安國曰公之社稷于今五年每歲首月不書公者在魯四

意如日懿皇於上
言龍池甲走夫兩
條往闕東尋訪
於東都魏王池
見之取而歸闕

封之內則無遠而非其所也至是耶清家寄乾侯非其不夫歲首若以
之所在者蓋以存君不乃季氏之專國也據此年方若其在者劉之去深
也前此猶冀其友國至是者魯相視莫發寓之禮度辱已甚焉我
望故此後詳其所在傳之非公者見之必謀不減何嗟及矣且微過者見
強臣怙惡大國奔義之過服云徵季氏之過且也于此言季氏閔而釋之
迂也杜預專答君上邪說不足道矣

傳散邑之少卿也按少卿下卿也即段位在孫段之下杜預言年少者非
使居居方輿紀要善城在陳州沈丘縣東北春秋時楚邑蓋其地近毫
潁二州界

防山以水之水即淮水方輿紀要峽石山在泗州西百二十里与盱眙縣浮

焉

山相對浮山在縣西百二十里北淮水一名淮山經注淮水自鍾離縣又
東經浮山北對峽石山

以肆焉杜預之肆狂勞与下亟肆以罷之去複非也廣雅釋詁肆習也

卅一年以濫來春一統志昌慮故城在兗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邾濫邑

夢喜童子贏而轉以歌轉者歌節也漢書長沙宣王傳注石勒曰景帝後二

年諸王來於有詔更前祿壽歌舞宣王但張腹小舞左右笑其拙上怪問

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後漢書陶瑄傳注瑄書曰瑄除舒之郡奪

張磐固郡先單与瑄父瑄恥為之屈書舞屬瑄之不為起因強之

乃舞舞又不舞是舞者舞之節以應歌也淮南齊俗訓古者歌樂而舞

又修務訓動容物也

△火勝金故弗克周官占夢疏引服氏曰是歲在析木後六年在大梁大
 梁水宗十月日在星紀為吳國分楚之先顛頊之子方重之子楚象
 行歌象楚之吳姬姓日在星紀星紀之分姬姓吳也楚之衰則吳得志
 吳世之与楚楚楚之去其國故曰吳其入郢吳屬水之數十月水位故
 曰六年及此月也有遠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又云後六年定四年閏
 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十一月庚辰晦吳入郢在壬子後復此月也十二月
 辛亥日會月于龍尾而食庚午日初有遠極日庚辰一日日月在辰星
 尾為亡臣是歲吳始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又云火庚金也火
 當勝金而反有遠故為不克晉諸侯之伯与楚同盟趙簡子為執政之卿
 遠夷將伐同盟日在之食故夢發簡子

△卅二年

傳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宋史天文志歲星在國不可伐淮

南天文訓歲星之所居五穀豐昌其對為衝歲乃有殃鄭之天文系野斗
 主吳牽牛主越此年歲星在牽牛故吳伐之凶按淮南天文星部地居
 云斗牽牛須越為吳晉書天文志自南斗十二度至須為七度為星紀于辰
 在丑吳起之分野陳卓揚州躔次云九江入斗一度唐江入斗六度豫章入
 斗十度丹揚入斗十二度會稽入斗一度臨淮入斗四度廣陵入斗八度泗水
 入斗一度入斗六度是吳越同次而昇宿此年歲星遠在越分家使吳
 越共之史星必不僮云越得歲也鄭樵子愿算有以知之孔頴達筆扶
 抑鄭氏為甚妄則真狂妄也保章氏疏引服云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
 野祭後之歲在大梁距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武宮之歲龍度天內

西為龍歲星也天門在戌是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歲星在越分中
 故云得歲星星和不及甲午年越有異者以其歲星十二年一周天存亡之
 數不過三紀三者天地人之數故歲星三周星紀五去移哀二十二年越滅
 吳去此三十八年鄭君之義則不然故春秋志云五星之期古用數有氣
 者期近而移大無氣者期近而移小吳伐越以夏周之五夏建卯仲夏建
 辰木用事之時木敷三木用事則歲星王當淫遠期以三乘十二為三十六
 歲星後其而而二十七過其次歲星去天故伐越之後五去哀二十二年積二十
 八年而越滅吳宋史天文志凡五星之行古法周天之數為歲星留十二年一
 周天乃約數耳晉灼謂太歲在四仲則行三宿在四孟四季則行二宿故
 十二年而行周二十八宿其說亦非夫二十八宿度有廣狹而歲星之行自

有盈縮豈得以十二年一周之義或守唐一行始言歲星自商周迄春秋
 年率百二十餘年而超一次固以為常以春秋亂世則其行速時平則其行遲
 其說尤迂既乃為後率前率之術以求之則其說自悟矣今紹興曆法歲
 星每年行一百四十五分是每年行一次之外有餘一分積一百四十四年剩一
 次矣然則先儒之說亦可信乎

士弥牟營成周 玉以為成命 按此乃先估計為簿書以待諸侯之集明年信
 終言畢城之事 厥文武誤會為此已城乃云信垂出耳

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 震之雷乘乾曰大壯五陰二陽二當升五五以喻
 魯君也 以聖季氏也 以卦言之大壯二月之卦 五三月則成 夫故曰天之道也
 杜預謂震在乾上君臣易位此為不易理坤在乾上乘泰又何說耶 按集

解陸績曰天尊雷年君子兄弟乘為終必消除故多以為戒非禮不履
詔雷者天之號也震者乾之長子雷乘乾則君有權而臣竊之故五長年
于易位不當也陰陽失正終必不久故曰天之道也

定元元年春王定元是時雖未即位而昭已亮不得仍稱三十三年此春秋
之變例也直繼漢其書法然建武二十五年十月以前漢未亡天寶十四載
七月以前太子未即位稱黃初至德者又非也

傳魏子滋政顧文武曰此即上年南面之事而傳再書之者兩收而共刪
其一也蓋周之正月為晉之十一月而庚寅載即己丑之明日士孫年既
已分役豈有連之兩月而收載宋仲敬乃不受功者乎且此役不過之
旬而畢矣按顧說雖辯然此年辛巳日為正月則不得以去年之己丑接

七年之庚寅也蓋去年魏舒赴周馳使列國徵集期會須臾時日士孫
年預度其功為受功之後不過三旬而畢也

據長曆是年正月乙亥朔辛巳日壬辰晦正月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朔周偶同故顧氏為此說然十一月六

日甲辰晦正月乙亥朔己丑是月之十五日朔周偶同故顧氏為此說然十一月六

曰于大陸通典趙州順慶縣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深州陸澤縣有禹貢

大陸澤方輿紀要廣河澤在順德府鉅鹿縣北五里曰大陸接趙州隆平

縣界又云大陸澤在隆平縣東北三十里曰廣河澤疏云鉅鹿之河南千

餘里魏子不應往彼曰據按元和志洋州西南至東都一千三百二十里水

任注魏土地記曰備武城西北二十里有吳澤水阪南北二十許里東西三十里

魏就子田大陸即吳澤矣一統志吳澤阪在衛輝府獲嘉縣西北
遷于邳一統志上邳城在兗州府滕縣南音書地道記仲虺城在薛城西三

十里即上邳也

易象而哭杜預之說哭舍也按詩楚之茨傳我期也故杜以為朝夕哭舍子
宗子不取見叔孫孫舍哭則因在中庭北面故或早或晚異其期也

与守龜在大小凡國大夫卜立君

公氏將溝焉疏云公氏昭公按稱昭公為公氏殆執禮法侯為侯氏也或曰公氏
掌公之墓地也周禮之家人

二年雉門及兩觀吳趙言自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之

穀乃曰自兩觀始遠經高說按周官縣治象之法於象使象氏觀則兩
觀設設在庫門外於之位今之五風樓是其制都晉涵之觀廟諸侯

設于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闕門然則此經但言雉門吳是夫何言及兩觀乎

明在吳蓋湖里志兩觀臺在魯城雉門之外周圍四百步為之丈東西相去
傳桐板楚一統志古桐園在慶府桐城縣北

奪之杖以敲之蓋禮賓辭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以賜館人于門內當大
射禮之如此言館人而不及國人則國人國之乞由之事又出也未取脯杖

奪闕杖以敲之蓋禮闕人為大燭于門外費公考曰古七麻燭而用荆樵
則杖是西荆之荆也又按杜公詔便旋出也杜預以為出迎注者非

三年傳有兩肅爽馬賈之乞也肅相執馬駢說肅爽馬也其形似練高首
而脣豎馬似之天下希有按廣雅釋鳥鸛鸞鳳皇屬也禽徑白鳳謂之

鵠說文五方神鳥西方曰鵠鵠則實謂白馬謂水鳥皆得之一統志驕駮
改在德安府瀘州北唐城鎮白雲鄉按唐城乃古唐國地彼以此為名

君以弄馬之故弄馬謂玩好之馬漢者喜曰弄必以此義

四年監于阜馳一統志城在阜亭在許州府臨潁縣南定四年監于阜馳即
此地

許遷于宛城水徑注南郡華容縣故宛城春秋許遷于宛城是也方輿紀要
華容城在荊州府監利縣東五里應劭以為楚遷許之宛城誤也按其地
當在南陽府或曰在棗縣西

戰于柏舉水徑注江北岸烽火洲即舉洲也北對舉口春秋定四年吳
楚陳于柏舉京相璠曰漢東地矣按漢為郢縣屬江夏郡元和志龜取

山在黃州麻城縣東南八十里舉水之派出春秋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地方

輿紀要黃州府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吳楚陳于柏舉蓋合柏山

舉水而省一統志舉水源出麻城縣東北黃蘗山西南流入黃岡縣西三

十里入江在麻城名岐子河入黃岡縣界謂之舊州河其入江處謂之江口

傳噴有煩言荀子正名篇注噴言也說文噴大呼也顧云管子四時有噴室

之議

君行師臣繁露王道篇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左右備一師以備不虞

封父之繁弱方輿紀要周封府封丘縣古封父國漢書注繁弱夏后氏良弓在

命以伯禽洛誥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傳之王為冊書使史逸誥伯禽封命之

書疏云定四年左傳之命以伯禽即史逸所誥之策也紀年成王八年王初誥

詐親政命魯侯禽父遷庶殷于魯即此伯禽之命也以下文康誥唐誥蔡仲之命推之知命伯禽為策命之書杜預言皆以付伯禽可謂目不知書

自武父以南方輿紀要武父城在開州東明縣西北杜預謂此非河南武父然視鮑方後言分土之廣且康誥封時未有鄭國年防先虜衛也

相土之東都紀年帝相十五年商侯相土遷于商丘帝廿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則商丘是東都今之歸德府

陶叔授民周書及史記言陶昧為司徒之事蓋毛陶聲相近毛叔之誤周索馬融注說卦索敖也太平子視上索下索注索敖也此周索我索

并周我之疆敖之耳五叔五官杜預以毛叔相為五妹之一按周書克殷解毛伯鄭存以水周

本紀毛叔鄭奉明水則毛叔名鄭不名叔杜預蓋誤合叔季也攷史記又非同母弟

豈為年哉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鮮次周王次蔡叔度次曹叔振鋒次成叔武次霍叔爽次康叔封次冉季載冉季載

最少康誥與季為司寇司空故之不為年舍舟于淮泗杜預之過蔡而舍之據蔡考之汝寧府新蔡縣吳伐材之淮淮入

江不能過蔡境也淮泗蓋在光顧之境自孫章與楚夾漢輿地記勝圖徑之孫章即之德安府安陸縣東三十里

之章山也名勝之唐李太白安陸縣許氏及流夜郎妻在父也家有寄內詩云南來不得孫章書六謂安陸之孫章也

揚州府東南二十里有夏水口此孫章之孫章也揚州府東南二十里有夏水口此孫章之孫章也

還塞大陸直隸冥沉寰宇記石城山在信陽軍故鍾山縣東南晉氏春秋之九

塞此其一也元和志義陽有三關之塞平靖關在申州義陽縣南七十里武

湯黃峴二關在安州應山縣界方輿紀要平靖關在德安府隨州應山縣北六

十里一從去縣東即古屯泥也西北至信陽州九十里又百鴈關在縣北九十里即

古直隸也六曰黃峴關六曰九里關北至信陽州九十里又武湯關在縣東北

百二十里即古大陸也六曰禮山關一從去七西北至信陽州百五十里即所謂

義陽三關也按冥沉為信陽州東南境因主疑惟大隧直隸二塞指

為義陽三關之二殆見于通鑑地理通釋恐未可信也

自少別五于大別元和志魯山一名大別山在沔州漢陽縣東北二百步小別

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漢陽府志少別山一名甄山在漢川縣東南重一

統志舊志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半里漢江西岸江水迤其南漢水注西北
來會于山之東南

及清發水注注涓水南迤石巖山北即春秋信吳注楚師及清發蓋涓水
蓋清水之目矣元和志安州安陸縣涓水故清發水也注于涇謂之郟也

敗於雍遂元和志滄湖一名甯湖在岳州巴陵縣南一十里吳人敗楚于
雍遂即此是也按此說非也吳既捨甘登陸必不復涉大江方輿紀要涇水

在岳陸府京山縣西南八十里下流合縣前河通于漢江或以為即春秋時
之雍遂彙集京山縣西南有三涇水春秋之雍遂其一也

涉睢方輿紀要沮水在竹山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東南流
經襄陽府南漳縣南境又南迤荊州府夷陵州之遠安縣東而入安陸府荆

内州界至當陽縣北又東南与漳水合至枝江縣入大江水道控綱江水東
至江陵縣西南境之流口北北岸有沮河漳河北自古麥城合而南流注之
此昭王涉淮自郢都趨東北走故下之涉淮濟江入雲中杜預謂西走者非
王壽那方輿紀要楚王城在德安府雲夢縣東昭王壽那城因以名
乘人之約坊記注約極窮也

不敢以約为利不敢于王窮約之時微利杜預以約为善言非

五年於越入吳王舍解東越海於越由口則於越之名舊矣

傳將以均播欽呂氏春秋安死篇注均播君佩玉也昭王在好子行允
事入宗廟備均播故用之杜氏此注全襲用之說又均播魯之寔玉也孔子
曰美哉均播遠而望之與泉也近而視之與石也一則理暗二則字勝按

初學記引孔子語以為逸論注

秦子蒲子蒲楚策作子滿蒲与滿史亦多相亂

夫孫王于沂方輿紀要西塞山在武昌縣東百三十里近山有沂沂城

于軍祥景纂之書在德安府隨州西南按此即安陸之鍾祥縣

為堂孰氏一統志堂孰城在汝寧府西平縣西北百里非子儲設有堂

孰之蓋夫孫王之後

吳師居麋一統志麋城在岳州府巴陵縣東南二十里有東西二城厥棟高

以為太遠非吳与楚戰地按安陸府當陽縣東南二十里有麋城与京

山縣接壤此為較近

葉公語是潛夫編志氏姓左司馬成者莊王之勇孫也葉公語果者成

三才也揚章昭注以諸梁為成子

將沙于成曰水經注泗水東南與白水合水出夷陵東北聊屈山又名它

屈山定四年楚昭王濟于成曰者也方輿紀要曰水在安陸府東三十里一

統志名曰成河西流合寨子河注于漢水其入漢處謂之曰口

△沙其布廣韻其字漢複姓世存楚大夫涉其布則此是人性名不得謂

監尹豐自渡其布也

△適逃賈新序節士篇論之曰賈不以勸善也辭賈亦非常法也

△六年傳取匡方輿紀要匡城在開封府洧川縣東北

△故強為之信顧炎武曰以晉陰厚之故為此言

遷郟于郟一統志郟縣故城在襄陽府宜城縣東南九十里

馮滑東觀漢記魏之別封曰華侯華侯孫長卿食采于馮城即此也滑見
信三十三年注

負黍狐人湖外一統志負黍亭在河南府登封縣西南水經注在陽城縣西南

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績志潁陰縣有狐宗鄉或曰古狐人字在許州臨潁

縣湖外即伊瀾之外

七年齊侯術侯盟于沙方輿紀要沙亭在大石府東左氏謂之項晉地道記

元城縣南有項陽城蓋即沙亭矣

八年公會晉師于瓦水經注酸漬水又東南注瓦子南定八年公會晉師

于瓦一統志在衛輝府滑縣南

從祀先王周禮家人疏凡死者及俱為君則以兄弟為昭穆文二年歸侯

不謂以惠子為昭隱子為穆桓子為昭莊子為穆閔子為昭僖子為穆金升
僖子閔子之上為昭閔子為穆桓子之逆祀也若本同倫以僖子并子閔子之上列
以後諸子昭穆不亂何因至定八年始之順祀乎以僖閔昭穆別故于後
皆亂也然則定八年經至注祀先子以昭子之上昭穆皆亂也審禘而易之故
通言先子按賈氏言隱桓閔僖注未昭穆之叙是也謂又二年逆祀閔
子僖易其昭穆則未逆祀僖子者真是升僖子因在昭位不別為一世注
此以後又為穆宣為昭在先只緣少僖之穆位故自後世以是亂蓋是年
可以同廟至合食之時後嚴為人後之義則先昭身穆禮之經也杜預謂
親與通言先子曾不思禘祭時自有親未與者在豈非一皆順宣為
因僖閔而概言子章懷此注引杜預故詳辨之

傳伐穀城方輿紀要穀城在河南府城西北十里
乃止汝州州河南縣詳隱十年傳

主人焚衝淮南兵畧注衝車大鐵若其轆端馬被甲車兵所以衝于敵
城也通典三兵十吳木為林下安四獨輪上建渡腔之間核檢中立獨竿首如
枱棒狀其竿方下長短以城為準首以粟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
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通便而用之亦可埋脚着地其旋風四脚
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拋車即衝車矣

魯于是始為羔杜預之魯始知執羔之尊賓之周禮云之孤四命執皮帛也
三命執羔大夫執鴈魯廢其禮三命之卿皆執皮帛至是乃始復禮而羔
鄭眾云天子之卿執羔大夫執鴈諸侯之卿當天子之大夫故傳曰惟卿為大

夫當執鴈而執羔借天子之節也魯人效之而將羔也按賈謂魯之借禮反
出晉上杜謂魯不別羔鴈之尊卑是皆謂魯情然言如何為東周禮鄭說
得之

△按術侯之手及挽說苑權謀篇成何涉陀按灵公之手而搏之亦作搏
漢書王吉傳注搏性也荀子儒效篇不邛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屬搏注
薦藉也搏抑皆謂相凌駕也搏之亦謂抑之此作挽非也杜預之血玉挽
謂術侯被擠而取歎之血遂淋漓汚其挽

△杜子作謂林楚杜預之作斬也按不可訓斬致二記錄後則作注之讀作
乙然之作聲大外史始通船釋文作大聲也然杜子方虞陽虎不應大聲
去人後漢書馬援傳但姜腰作舌魏策吳起与田文滿脚起作舌不

吾不敢沒則非大聲乃縮舌含糊之謂乎唐石經初刻作下蓋依杜氏斬也
三訓

△林楚之惡馬史游急就篇駢馳驟惡步起

△以為之期之期者記魯公有不期會徵發蒲圃在魯東門外以為季氏援
杜預言之期孟氏支子非也

棘下山東通志棘下在魯城內按鄭志我先生師棘下生蓋即此棘下
五父之衛通志五父衛在莒阜縣東南五里

△喜于微死與上林楚之違之微死義同隸釋羊膏道碑盜賊微以微
為德荀子正論注微讀為德左傳釋文微亦又作德此言魯人之喜在
德懼其死之故杜預作德名附非

灌湯河以叛水經注汶水又南逕湯河城西平鉅平縣之湯河方夫陽虎據以叛續志濟北乾邱縣有下灌亭山東通志下灌城在泰安縣南境九年次于五氏一統志五氏城在廣平府邯鄲縣西杜欽云漳伐監主以次者按者術既據于晉方且逞強以據魯何有所諱家鉅翁曰不與之以伐也傳用其竹刑執文志名家鄧析之篇列子力命篇鄧析採兩可之說設言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以竹刑

齊師罷大臣多死亡史記子貢說田常曰伐吳必勝民人外死大臣內空是君上無疆臣之敵下無民人之過孤主制者若惟君也若豈以收福成子之所以得有國至者有先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真師誅田成子曰矣故教君而取國田成子患之完子請率士夫以逆越師請必戰之請必敗

敗請必死戰而敗謂良者死不死者不敢入于國君与諸孤交于國臣視之國必安矣皆与此言相類為臣後國柄又自有術

載蕙靈賈云蕙靈衣車之前後有蔽而旁闈窓可以視望窗中樹木謂之靈子人極名此木為靈子按蕙即窗靈也通作樞廣雅釋名樞樞也文選樞天名山賦注樞窗也經典作乾或作卷文選甘泉賦注乾与樞同文選正義即式也但車式以卷為之有豎者有橫者故考上記注之制式之樞者衡者也按車闈即為乾不必定是式也王右軍急就篇注乾下維核木也考書大傳車命為士不得有死乾鄭注水今窗車也續漢輿服志注李尤小車銘曰乾之嚙嚙疏達闈即是乾上施窗也

如駉之新詩傳游環新環也釋文新環本又作鞞沈重之舊本皆作新

新者言武帝嘗游在駝馬背上以駝馬外轡貫之以止駝之出左傳之如駝
之有新至取于制也說又新當膚之徐銘曰新固也新制其行也急就篇
注新駝馬之帶也王猛言我之遇子如駝為新所制矣謹不敢與校
晉車千乘在中年常隱白此趙中年在河北非鄭之中年也水經注管
子築五鹿中平郭以術治夏後屬晉方輿紀要中平城在彭德府湯陰
縣西五十里史記趙武侯徙居中平

○哲懷而衣貂裘說又引此傳哲齧之齒相值也徐銘曰謂齒縫上下相
對也按兵事章年服故如此非中憤之情然齒相值者侯何臣識之
○犀軒子直蓋非子姦劫弑三篇犀車良馬後漢書張衡傳注犀車也
此疏之以犀皮為飾非也宋史儀衛志蓋本黃帝時有雲氣為花觴之象

因而作也宋有華蓋蓋尊也皆亦質如微而圓漚水繡花龍又有蓋蓋系
惟乘輿用之崔豹古記注華蓋黃帝所作也蓋太乙所武王伐紂大風折
蓋太乙因折蓋之形而制蓋蓋為戰國帝以賜將帥自漢以來輿用四謂
乃輶輶蓋宋史志有軍帥者賜其一也按蓋蓋為太乙所作不可知以此傳
證之春秋惟有直蓋之曲蓋也

十年于夾石山東通志夾石在青州府博山縣東境水志記名不一郡國志
云漢置祝其縣春秋夾石地滕縣志之縣東北有祝其城秦書廣志之岳
東南有石里石夾石也萊蕪縣志縣南三十里連郭秦縣界有夾石峪在
為龍門崖右為鳳皇山春秋之夾石即此淄川志縣西南四十里甲山平名祝
其山上為夾石水經注之說全史志之淄川縣有夾石山指此也

中經注之舊說者云滅萊萊民播流此各邑海萊其故曰萊其夾石
之舍者侯使萊人以兵劫魯侯是也歷考諸說者以中經注為近就魯
萊俘事密勢快致他處為有據耳故特按合之統志中經注之舊說者云滅萊萊民播流此各邑海萊其故曰萊其夾石
府萊其縣南二千里又云夾石山在海州贛榆縣西四十里而辨之視其漢
縣在贛榆縣西二千里知夾石宜在此地致哀字記海州懷仁縣之夾山
在縣西二八里左傳夾谷此一統志所據也然者魯好會直就兩國境上
胡為遠至海濱漢之視其不必即傳之視其顧安武日知錄之者魯
之境正在萊其東至淄川則已入齊地百里是顧氏以萊其之夾
谷為是也

龜陰田一統志龜山在秦安府新泰縣西南四十里山之南即兗州府泗水縣

園部齊乘邠城在沂州東二千里通志在沂州府蘭山縣東北四十里故縣
社按水經注無鹽縣之邠鄉城邠昭伯之故邑定十二年叔孫氏陸邠之其
城無南面一統志在東平州南四十里然則魯有兩邠邑

秋園邠揚西園邠傳雖明其事經文不應後出公羊經于此秋外園費

傳殊孫氏之甲有物周禮閹人注兵物皆有刻識惠之刻識之語出于漢時

集翼傳之刻其毛以為識按惠說酒也周禮司兵職掌五兵五種其辨其
物司其天職辨其石物月生物勒石以考其誠注之刻工牲石于其器以

察其信知其不功致通典李衡之兵法諸應請甲教業行教于甲祿上

抄祀古者造彝器刀劍之屬有款有識豈僅漢時為然哉

十二年公至自圍成書者所以恥公而惡夫方命者也

傳登武子之臺水經注曲阜上有李氏宅有武子臺以雅朋夷程高故
又在阜縣志李武子臺在城東北重

十三年次子垂殿山東通志垂殿在曹州府鉅野縣西南境揚殿密城在

荷澤縣西北二十五里殿密寨疑垂殿即燕密非是二處

華龍關水經注京相璠曰濟北有龍丘城之下有水魯國也

傳成也駟檀弓疏世本術家云生成子者之生文子拔之生朱為公牀氏

鄭云朱春秋成

五年收吳于檇李越絕書禮兒鄉故越界名曰就李吳疆越地以為戰

地至于棠解亭句踐更就李為禮兒鄉按就李即檇李也嘉興府志

檇李城在秀水縣西南七十里

公會于韋水經注淇水東北至杜人東韋城西定四年公會于韋者是也

一從志韋城在術輝府濬縣北十里

未歸帳杜預之祭社之由盛以帳器按周禮疏之其齊宗廟社稷器皆

飾用廣於故韋屋之祭祀共廣器之儀注之飾祭器是其祭器皆飾以廣

城是及霄山東通志莒國即沂州府莒州境一云即魯之莒又邑以州

治西南有五夏初厥棟焉之宮係受魯人謠音如梁又元又單又是也

傳屬劔于頤屬讀如摩甲也屬之屬陸釋文初音非次音且

姜豬艾豨釋詁接聚也姜与樓通小雅角弓箋妻飲也趙岐云子注樓

幸也凡六畜通淫之時好狂走羣聚故杜預以為求子豬以養也豬豕

幸牡豨就風合之呼為豬即集韻豨求子豕也或者作豨豨字林豨

三毛聚居者一曰承老謂之教

蒯聵將殺余此君甫後妻逐伯奇之計也劉敞曰蓋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慙焉則以謂夫人夫人惡其行已淫則啼而走言太子殺余以淫劉敞曰蒯聵本春秋初亦其世子者衛侯之罪也南子之惡亦已甚矣其形于世之惡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多矣鄭曰或者極有疑于戲陽連之言不知後人何所不至聞夫人之啼知其歸罪太子即迎合夫人之意証太子以證其事此姦人之所為世常有之然按晉之惡懷太子隋之庶人勇潘岳楊素皆快然為戲陽連之事而不惜此固不可疑也學者不容因循左氏之証者蒯聵去南子援戲陽連以為證蓋不播其惡于鄰國左氏所錄據彼國之辭不究若南子之惡

靈公之無恥則其事不待辨而可知矣

范氏之師于百尔方輿紀要蘇門山在衛輝府輝縣西北七里一名百門山有子門尔或謂之百尔定十四年晉人敗范氏子百尔

十五年公薨于高寢說苑脩文篇諸侯正寢三曰高寢二曰左寢三曰右寢高寢者始封君之寢也二曰寢者繼體之君寢也其二何曰子不居父之寢故二寢

傳敗宋師于老丘寰宇記老丘城在開封府陳留縣北四十五里

哀公元年傳夫屯晝夜九日杜預之夫極兵也劉炫之夫屯為夫役屯聚晝夜不止九日而築壘成耳夫者別有城夫非戰士按古兵字兵謂甲兵五兵魏晉尚牧謂士伍為兵有老兵兵子之目杜注又文古者版築之役即士

卒為之劉謂別有城夫亦非晏子諫下為我殺其人之士為其信兒于此然晏子非古也此條尤非別而取校本也

如子西之素廣雅釋詁素存也凡物功未畢而質已成亦謂之素士表禮注形法定為素為禮跡素形朴也

敗越于夫柝素隱賈逵云越地近得之然其地嗣不知存在杜預以為太湖中柝山非也夫差以報越為志伐越者直越地何乃不難吳堯近在太湖柝越

絕越地記夫山者句踐德榷困地也山陰縣十五里此夫柝在越之澄夫向來

溼于俱說故地未載山陰而吳縣太湖中之包山偏得夫柝之名
保于舍稽越絕高上茅山大會計壽有德封有功更名茅山曰舍稽
名勝志舍稽山在紹興府城東南十二里

大夫種呂覽當梁注大夫種姓史氏字禽楚之郢人蒙字記之文種楚南郢人吳

越春秋注楚之郢人皆誤也史記正義引吳越春秋文種字子禽荆平王時為宛令蓋范蠡為楚之三戶人而文種曾官于楚乃与范蠡俱遠越

耳為傳傳師篇又外楚之郢人蓋越為楚所滅郢山通為楚地耳明使志寧波府人物之文種郭縣人寧波府志文種郭縣人則郭郭郭皆

郭之誤耳

柝從莫如澗山雅廣詁澗蓋也齊注澗長也

甚浚能戒之小雅甚忌也又教也淮南繆稱訓目之柝者可以消澤而不
可以昭說注昭道德誠也甚与德義一也杜預訓甚為毒亦說又

逃奔有虞一統志虞縣故城在德府虞城縣西南三里

而邑歸福續志吳國虞縣有綸城少康邑括地志故綸城在虞城縣

東南紀為虞城縣東南二十云里

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越民之壯者無取老弱者無取壯妻如子
十七石孫丈夫不娶其又世皆有罪生丈夫之壺沽一犬生女子二壺沽
一豚吳越春秋謂女山者諫寡婦女淫泆犯過者皆輸此山上越王將伐
吳其土有曼思之游山者快其意非內餽說上越王句踐見曼思而
之曰龜有氣此可為武子土人向之曰龜有氣王猛為武泚夫有
勇者才故曰王將復焉勇將吳之誤而試其美燔壺而教之使民赴火者實在水也
火也修江而教之使人赴水者實在水也昨戰而使人絕頭劍腹而無顧心
者實在兵也

取棘蒲一統志棘蒲故城在趙州治

次有臺榭波池鳥吳許申胥諫曰王既變鮑高之功而高之下以罷

民于姑蘇非外餘設左上越伐吳乃定宣言曰我聞吳王築如皇之臺據
深地累苦百姓張守節正義夫差作臺三年不成積財五年乃成造九曲路
高凡三百里句踐取伐吳於是作柵楯嬰以白鴈鑄以黃金狀如龍蛇
就吳王吳王大悅愛之以此臺極吳越春秋闔閭自治宮室立射臺
于安里華池在平昌按陸廣微吳地記華池在長洲縣大豐鄉安昌里南城宮在長樂吳地記南宮在長洲縣
于將師闔閭出入卧遊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旦食
鉏山畫遊蘇臺射于鵝波馳于游臺興樂不城走犬長洲然皆夫差
之事而彼謬以為闔閭也

二年盟于句澤方輿紀要葛嶧山在兗州府峰縣東南十五里句葛聲同而誤

帥師戰于鐵（上）羊跡之服本無帥師二字水經注河水東這鐵丘南一說去鐵丘在大石府開州北紀要之水五里

傳（三）揖在下服之（三）揖仰大夫士上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因於揚莖禮

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

鄉爾知之西面北上大夫大夫皆少進注亦近也後也揖而移之近之也此與

周禮司士職相參服言（三）揖非其事也公覽摛論管仲曰君之揖於也恭

是其事也（右）河而南必至焉（溝）泗志河歷龍門二渠以引河一則深川不流也一則北

濟王莽時古宋史河渠志參知政事張洎言曰禹子貝丘跡三渠以水勢一

渠自武湯縣東引入深水其水東北流至千乘縣入海即今黃河是也一渠

流故引旁西山以東北形高敞故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于渤海禹

貢維指之其一深川自黎陽（上）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乘入海其一河之

正流自大伾山西折而北為宿胥口又東北這鄆縣東至列人作章縣界

合漳水是為北道降水按春秋時河徑北流故晉軍自北渡至王莽時空

故水徑注謂之故漳杜預之是時河徑北流者正謂漢以前此而也但于

深川水徑注大河故漳東北這威城西又這繁陽故城東陰山故城西方與紀

要黃河故漳在開州治南大河舊道在大石府內黃縣及清豐縣西南漢

時河皆徑此威誠在開州北七里（舊五代史同光三年三月己酉車駕發鄆宮幸

去）楊邠寨沿河至威誠據此則後唐時威誠在河南也其障也德勝城在開州東

南五里楊邠村在州西南十五里（使太子統）杜預之統者始發表之服按主人之禮而免自少飲以之

虞辛哭皆是也（禮）事而免自大功以之禮麻于表而免是也表服小記也葬

者及近郊而後免反哭時有免也又君于棺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則
 君于時又特為君免所以然者君于則當哭踊哭踊則袒冠尊不施于袒故必
 免孫之凡大飲之前若免大功以上散麻玉瑱瑱葬前亦免大功以上散麻
 經記所載甚明亦得以免為始發者之服孔疏專以獲短為之說之終不云
 喪所不括髮故以統代之耳按奔喪禮之聞喪不為奔喪哭者哀乃為位
 括髮袒成踊者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束括髮袒經經文出此兩條以
 見括髮不必喪所又不必服內也故孔疏歸生聞喪之喪括髮袒三踊于郊
 疏家扶主部學乃教未殺經文以欺後世也愚謂太子統者為下仍自衛逆太
 子小記所謂及郊而居免也則勝志父之人皆聞喪未成服也
 以兵車之旂與軍駟兵車之陳兵車之旂不謂大將旗數也克建旂于兵車

示中軍括旆在是則軍駟兵車未去不得不示良列陳以告我此孫贖以下
 駟者上駟之法杜注不了
 龜焦說文龜火灼不成也此焦字非體也
 庶人工商遂又王世子凡禮于郊者必取質飲才為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
 言揚也藝皆藝之三而一有焉
 謂之郊人速之
 侯事官之缺者以代之也
 不曰後選曰郊人賤於藝
 按禮文則庶人工商以得拔其才

藝之尤錄郊學以待事官之授也此有功則徑進郊學官之
 志又無罪服之趙鞅入于晉陽以叛法侯之策書曰叛既後更在志又按何
 說簡以諱更易名則下文蒯聶之禱石在極稱舊名社謂一名者是或
 志又本是字後遂以為名後人以字行之也

羅三勇康之廣類引作康

獲其建旗(王子年拾遺記武王東伐討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萬之族皆
前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為幡旗翌日而皇討名其船
曰建旗舟名之二年趙簡子建旗則其類也

趙孟喜曰可矣(顧之以范中行氏失援糧竭必將亡按下傳使之怪者知在則
簡子之喜止為范中行發也杜解謬

三年城啓陽(方輿紀要開陽城在沂州北十五里山東通志即鄆國之啓陽

傳)舊章不可亡也(惠之禮疏引經出天子藏舊章于明堂諸侯藏舊
章于祖廟

春秋左氏傳補注卷第十二

吳沈欽躬學

襄之四年晉人執我嬖子赤歸于楚(胡安國曰其曰晉人之者罪之也

傳)恐其文卷也(元李治古詩難之亦即懲也此仍主杜解惠據魯頌傳亦
止也以此訓此俱未當按呂賢責信篇注亦佐也聘記大夫為亦橫此亦字義
與彼同屬下句讀其佈亂者即下文公孫姓公孫時之等

入于家人而卒(家人言民家魯世家遷于下邑為家人漢方注孫言庶人也
為一昔之期)穀梁莊七年傳日入于下星出謂之昔列子周穆王篇昔之夢
為國君注昔之夜也莊子天運篇蚊蛇蟻膚則通昔不寐矣

穀梁及霍(一統志梁縣故城在汝州西南四十五里霍山在汝州西南六十里

霍陽聚在州東南水經注霍陽山水又這梁城西周小邑也戰國為南梁矣

奔晉陰地方輿記為陰地域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北

起豐折水經注豐鄉川水迳豐鄉故城南京相璠曰地理志虜弘農以屬

南鄉一統志豐鄉城在南陽府淅川縣西南

以昭上維一統志上維故城在商州治

軍于苑和商州志苑和山在州東一百十里續志京兆上維有苑和山苑野

聚

軍于苑野水經注丹水自苑野又東歷苑和山一統志苑野聚在商州東南

一百四十里

通于少習水經注丹水自商縣東南流注歷少習出武南商州志南在州

東武南山下商官道設關北接高山南臨龍洞

昇楚師于三戶紀年顯王二十二年孫何侵楚入三戶郭一統志三戶城在南

陽府淅川縣西南

趙援秦元初志趙州臨城縣西南十里有古臨城

任藥郎逆時方輿紀要古任城在順德府任縣東南元初志故藥城在趙

州平棘縣西北十六里春秋晉邑又趙州柏鄉縣春秋時晉郎邑之地

水經注濡水迴流於復六謂之於逆水春秋齊國夏取晉於逆是也方輿

紀要於逆城在保定府完縣東南二十里

陰人孟壺口方輿紀要陰地南在霍州靈石縣西南百二十里出汾晉之間

道也大孟城在太原府東北八十里壺關山在潞安府東南十三里延袤百

餘里東接相州崖往險狹形如壺口壺篆之在山西潞安府黎城縣東

北太行山曰恒名吾以恒是也按元和志云齊國夏伐晉取八邑有五曰吾
即壹也聲相近故有二名然以孟口為壹口即八邑之數缺其一李注非
也又續志上壹郡滋縣劇昭引此傳壹口然昭復引曾公注洵河口鑿滋
河名石州渠則漁陽郡之滋縣今直隸通州矣劇昭引誤最多一事兩見
不辨方隅者也

于胡人元和志和胡人故城在邢州堯山縣西北十里按今為順德府廣靈縣

五年傳王生惡張柳朔惠之墨子所染篇范吉射染于長柳朔王勝古張

字你長兄楚相孫殊教碑王勝即王生欽許按范吉射染篇范吉射染于

張柳朔王生中行寅染于黃籍秦高彊與左侍同黃或董之訛耳

諸子染如之子茶嬰晏子內篇諫上淳于人由女于景公生孺子茶管子戒

晏子問之諸子之
外孰謂染染五種之
使受報言不使染
法與孰染天而也

篇桓公外舍而不射饋中辨諸子謂宮人盜不出淫子君將有行注中辨諸

子內官之辨杜預謂諸子庶子也非諸子有子八子之等見秦本紀

景公死子不與埋言羣子子不得送葬

六年城邾瑕一說邾邾城在濟寧州南十里定六年城邾瑕即此通志邾瑕

城在州南二十里

傳再敗楚師不與死按卜戰不吉故知當敗卜退又不吉故知當死再敗楚師

之語即指卜戰不吉兩者俱不吉等死之讖也此昭王之意杜解繆

改大冥景恭王當在陳州項城縣境

潛師閉塗史記作伏師閉塗素急之閉塗即散塗也故下云惠王後即罷

兵歸葬服虔說水按杜預注即服說也閉塗者恐君死消息聞于敵也君

死棺欽及國而殯雜記備之矣何用敢淫索隱強解非也

使向詒周太史服之法侯皆乃大史主周所賜與籍故曰周太史一曰是時往向用

太史惠之自王子於春周典籍素禁于是使太史主之謂之周太史指服氏後說

是也設苑君通篇亦太史州華

出萊門而告之故定九年湯虎焚萊州蓋陽生在魯二居于湯淵

以安孺子如賴續志濟南管縣有賴方方輿紀要賴方在濟南府東近

章丘縣界通志賴方在歷城縣東境

七年傳故敝邑十一宰之釋詁之往也

惡賢而道之孟孫知諸大夫皆河臣季孫故謂之曰惡有心知其賢而道之

手而諸大夫果作詞以拒季伯

也

雖無與立必有與苑楊之語而雖無同好猶有同惡之義建樹善者謂

之自立杜之解此全違諸意

以伐武城克之劉炫以為實克武城者是孔氏佞杜力主武城尚未克楊

此南武城也續志泰山郡南城是又有東陽城方輿紀要南武城故城在沂州

費縣西南六十里東陽城在縣西南十里下傳吳師克東陽而進則先

伐之武城固已克之何須殺吳必可克乎

舍于五梧山東通志東陽城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二十里東陽即又北為五

梧城

而多殺國士不知已也尉繚子制談篇先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

人而損我百人此攻敵而傷我甚焉

稱之以棘說文稱以芟木塵也

七年取郟于雍丘方輿紀要雍丘城今開封府杞縣治

傳云城邦溝而江淮水經注若吳將伐齊北伯中國自廣陵城不布築

邦城之下據深溝謂之韓江水曰祁濱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

梁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李善注通鑑長編雍熙元年二月淮南討運使

開故沙河自末口至淮陰廣涉水曰四十里

河蓋江南之溝長陵當其間水曰江東者自儀真下江東者自瓜州

會于揚子橋東北行過府城東北六十里而入邵伯湖又北行六十里入高郵

界又北四十里至界首入廣應湖又北至黃浦橋淮界界為山陽廣山陽

生淮界府城南北神壇在府城北五里古末口也吳濬通江淮之度後人于此

立壇以淮水依溝水為防其神也舟行度堰始入淮

魯德以邦而以眾加之可也按此上皆大夫之言言大之尋十由末已久我系

心知伐邦必危豈肯不言耶惟德公以邦而家強道之故謂魯可伐邦服以知

必危之為也為孟孫之辭謂諸大夫誠知伐邦必危也故小早言

成子以茅叛山東通志茅鄉城兗州府金鄉縣西境彙纂之在金鄉縣西

北四十里

因諸負馱水經泗水西過馱丘縣東注之春秋之負馱夫若術公將子什

于馱丘魯子季諸負馱鄭君皇甫謚並言術地魯術確珠土則一也一統

志馱丘故城在兗州府濰陽縣西二十五里

秦丘玉邗杜預之梁國下邑有秦丘亭按曹是小國既之梁邑于其邗

必不得遠至梁國之下邑歸注府 劉昭注奉杜預為主蓋南學為杜也彙

纂及取棟高表上依仿之而處指其所立恐誤後人也

八年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杜預謂滅非有表故以入曹信如預言則水沛滅

滅國之名何小矣以入曹魯史之傳信春秋之書法偏注其始注之單詳沙

以示後世人之國教人之君与臣而極所非有表亦彙纂之虞不書滅者音

存其祀而不以滅告也宋之入曹或亦當然孟子時極有曹立為曹君之

弟則戰國之亡曹為未亡蓋滅而後存如陳蔡許之類按此說似可通

及南山東通志南邑在兗州府寧陽縣東北境不詳汶別為南邑在

縣東北二十五里故剛城北

傳所託也則隱按隱者身不與焉鄭子子蘭云与國鄭之後漢書任

光傳注隱避也杜預謂隱要去非

十年傳將自海入齊方輿紀要海在蘇州府東百十里北為揚州府之東境

又西北經淮安府之東自海州而北為山東青州府境在青州府日照縣東二

十里与贛榆縣接界按日照縣之屬沂州府折而東北為萊州府之膠州境

取律及轄杜預之濟南有隄陰縣按澤本作隄訛為隄晉志濟南有隄陰

漢志屬平原蓋晉志爛脫也轄漢志作暖水經注暖水東北迤援縣故城西

杜預曰轄即援也又東北迤隄陰縣故城北縣故城也一統志暖縣故城在濟

南府禹城縣南隄陰故城在臨邑縣西

十一年戰于艾陵山東通志艾邑在泰安府萊蕪縣東境

傳及清山東通志清亭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大清河西岸

有子曰劉敬曰敬曰有子當為子有冉求字仲尼門人字多云子某不得云

有子也按春秋時急子壽子國策盼子嬰子章子以覽田和稱和子以此類多矣丹有稱有子又何怪乎

不祖曰誰不如言人誰不走而我於此

克博玉于高麗一統志博縣故城在泰安府東南通志在泰安縣東南二十里

舊縣部高麗城在萊州府西北四十里

人尋約吳髮短蓋斬首數級皆以髮法解吳髮短則用繩耳以尋者軍令

之大凡也公孫揮於以多獲為功此史亦未嘗傳令其眾解長繩玉便得取

是也

對曰從司馬叔孫為司馬見昭四年言己為此官杜預以為從吳司馬也

何以使下國言國子之首何從至下國也

賜之屬鏐以死淮南記編大夫種身伏屬鏐而死高誘注利劍也一日長劍

擿施鹿盧鋒字誤也地屬錄而行也續輿服志佩刀以珠鮫為鏑口之飾愚

按屬鏐蓋劍脊上連屬為琢文也荀子成相子足有進諫不聽則而獨處亦

實牙鞞一統志黎縣故城在曹州府鄆城縣西按黎字通黎字記黎

丘在鄆城縣西四十五里

宋公求珠雁不與呂覽必已篇宋桓司馬有寶珠抵鼎出亡王使人問珠

之所在曰投之池中由是竭池而求之卒得魚死焉此言禍福之相及也

使靈巢寰宇記巢城在開封府襄邑縣南二十里

夏戊為大夫杜之悼子之甥按甥者為甥蓋子愁之子文与上事相連不

當別出一悼子之甥

魯人以幣名之史記孔子世家季康子曰我幣名之可乎對曰幣名之則毋
以小人間之則可矣會康子遜公華公宿公林以幣迎孔子歸魯闕里志年
譜孔子年二十八歲歸魯

十二年用田賦何休注田詔一井之田賦者飲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
漢家飲民錢以田為率矣揚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
百二十為一算為法庫并車馬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也賦錢人二
十二十錢以合天子其上錢武帝加以補車騎馬也則漢法計丁口出錢
不魯計田為賦于稅畝丘甲之外復別有徵飲其數之多寡則不可考
于案白阜江南通志案阜城在亳州府巢縣北六十里一名會吳城按杜
預云淮南者沈約州郡志之魏後九江為淮南郡徙治壽春

宋皇援于鄭名勝志之有立發口在通州水界縣西北二十里即發縣口
彙纂云縣東立發壩古發陽也二名古鄭揚鄭是東地遠在通州水
也仍古來相傳之誤

此條當移在傳

十有二月各日度議開元歷推置閏當在十一年春至十二年冬
失閏已久是歲九月己亥朔先寒露三日於定氣日在亢五度去心近一
次火星明大尚未當伏至霜降五日始曙日下乃月令執蟲威俯則火
辰未伏當在霜降雖節氣極晚不得十月昏見故仲尼曰云云方夏后
氏之初八月辰伏九月丙火及霜降之後火已既觀東方距春秋之季于
五百餘年乃云火伏而後蟄者畢向使冬至常居其所則仲尼不得以而
誤未伏明是九月之初也

傳)放經而拜經即齊衰三月之經喪服齊衰三月章為舊君之母妻
傳曰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孔子嘗仕于昭公之世又其本國臨謂大夫之吊服
弁經非也

若可尋也亦可寒也)有司徹之乃歎尸姐注古文較作尋引此傳曰若可
煇也亦可寒也賈疏引服注尋之言重也温也寒歎也按中庸注温讀
如煇温則尋字本作煇

無不標也)釋詁探之也

侯伯致禮)服之致賓禮于地主按服者謂賓有所獻即圭璋皮馬之類
歸饗乃地主之事杜預混而一之也

玉帛)彙纂開封府杞縣東北二十里有玉帳或云古玉帛

十三年

于黃池)漢志注臣瓚曰

水經注云薛瓚孔疏或之世傳為臣瓚注

陳留外黃縣有黃溝鏡

志平丘有黃池亭元和志黃池在汴州封丘縣南七里

傳)自泓上觀之)吳地記胥門西五有越來溪乾隆吳縣志石湖沿楞伽
山而南為越來溪之流貫行春橋及越溪橋以入橫塘越兵自此溪來入
吳水名按泓上蓋即今之橫山橫流聲近

見姑蔑之旗)一統志姑蔑故城在衢州府龍游縣北舊志在數溪之南今人呼
為寺城麓

及戶牖)一統志東昏故城在開封府蘭陽縣東北二十里本古戶牖鄉至漢
以為東昏縣

十月上辛)夏之十月也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于天宗注周禮所謂蜡

祭也

佩玉(通系号)玉篇榮聚也垂也

十四年 寘于舒州(續志魯國薛縣本國六國時曰徐州按此舒州史記作徐州索隱曰徐字從人說文作郚並音舒齊策一楚威王戰勝于徐州高誘注徐州或作舒州一統志薛城在滕縣南四十四里亦名為徐州山東通志郚城在滕縣南薛城郚下邑竹書紀年梁惠成王二十一年郚遷于薛改名徐州亦曰舒州據紀年則薛邑之舒州戰國時可改且田恒放其君宜在齊境豈肯遠在郚魯之境乎

五月庚申朔日有食之(大衍日度議以開元歷考之則日蝕前又增一閏魯歷正矣長歷自哀公十年六月迄十四年二月饒置一閏非是

入于曹以叛(即曹國今曹州府曹縣)

傳

西狩于大野(山東通志麟臺在曹州府鉅野縣東十里鋪臺側有獲麟渡

縣東南三十里有麟冢又之獲麟堆在兗州府嘉祥西二十五里都城記云

鉅野縣十二里澤中有二臺廣輪四十五步似謂之獲麟堆今析入縣境

車子鉏商(服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家語注同抄文選繫欽

占魏文帝賦云時都尉薛訪車子年始十四李善注引此傳車子鉏商則當

從杜預注家語是王肅伯撰故彼文曰車士

驟顧諸邪(曲禮輟朝而顧不有異事必有異慮

子我夕(夕見于君也朝曰朝暮曰夕

望視)釋名姿望望羊羊陽也言陽氣在上舉趾高小望望之然孔

子世家云服如望羊即此望視

成子兄弟四乘如公索隱云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車故四乘按系本

東僖子乞產成子常簡子蓋宣子其妻穆子安廬丘子尚暨茲子芒及惠

子得凡七人杜預又取昭子莊以充八人之數按系奉昭子將來是桓子之子

成子之叔父又不名莊強相證會言四乘有八人耳今按田完世家云田桓兄

弟四人如公宮與此事同以此惟稱四乘不言人數知四乘謂兄弟四人乘

車而不非二人共車也欽辨按呂晚似順論曰成子有兄田完子或是田常

庶兄合八人之數然傳言四乘者非一又十一年當父後四乘司寇牛父

駟乘昭十年鴻駢魁駟乘四即駟方謀闕止事須秘密必不多事索隱

言是也惠云正義引世奉僖子生昭子莊云蓋因杜注而附會

于檀臺山東通志檀臺

聞公猛怒將出王世貞曰成子兄弟昭然叛逆而猛聞公怒而將出美有

迫于所遭之不幸者蓋始以是激私黨之怒以濟其謀焉尔况其情也

意如之受伐謹以五乘亡弥年之拒輒自北門出奸雄飾詐大都此

此

東郭賈嘉衛孔叢有東郭賈事詳考證

以鞏昌博博即亮兩漢志皆作博湯所居故曰宗邑

逢澤有介麋焉紀年惠王三十三年會諸侯于逢澤即漢志注臣瓚所云

逢陂在後儀于此為臺也水經注雖水于睢陽城之陽積而為逢洪陂則逢

澤在睢陽枹馬融洪範注逢大也睢陽之澤每過于五之祖矣碩祖

禹之逢猶過澤即孟諸

葬諸丘輿一統志輿城在沂州府蒙縣西司馬牛墓在縣南成山

子告季孫孔子辭曰惡相濟知告季孫必不泄也

十五年傳及相泊元和志相泊水在宣州廣德縣西十五里一統志相水在

廣德州城西北又西北流經建平縣南又西北流入江寧府高淳縣界按元

和志丹陽湖在宣州溧水縣今屬江寧府西南二十八里與當塗縣分中流為界

通志湖源有二一出徽州府黟縣者為舒泉一出廣德州白石山者為相

水一出溧水縣庾山者為吳澮水俱匯于湖其流有二一西出苕湖一

西北出當塗始孰俱入江

及良而辛良即良成躬在邵州

續修通志

涉人一過也涉人猶津史

伐晉冠氏水徑注喬之城去館陶十五里春秋冠氏一統志冠氏故城在

東昌府冠縣北晉冠氏地

離病于外久矣詩傳離憂也

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諱卒宋濂孔子生卒年月辨云孔子生傳記所

載歲月不同公羊氏云魯襄公二十一年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年

與日同公羊而謂冬十月孔子生與公羊差一月賈逵注二十一年經云仲

尼生昭公二十四年服虔載賈逵注云仲尼時年三十五則皆以孔子為三

一十年生也賈逵世家云孔子生于襄公二十二年杜預主司馬遷司馬貞

主公羊穀梁以證史記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洪興祖主穀梁而

續修通志

謂周家改月十月壬日庚子即夏六月二十一日馮吉廣見傳記異辭則
 造為調人之言曰襄公二十一年實己酉之歲也是歲八月置閏以
 歷法積之則大雪節當在十月十七日或十八日是為十一月朔氣又三
 四日方為庚子是孔子之生已在十月之節矣既在十一月則是二十二年
 年庚戌歲首無疑公年書為十一月似誤而非誤也司馬遷書為二十
 二年而又謂孔子年七十有三以卒亦未嘗誤也穀梁于年于月皆據實
 而書公羊于年亦據實而書于月則以節為謂有日可以表見也司馬遷
 于年則以節書終而論之三者皆非誤也濂以春秋長歷考之二十二年
 己酉十月為庚子庚子乃在十月二十一日二十日時文十一月節當在穀梁
 氏也且注家謂己酉為己卯之酉之文相近意或誤書未可知也曰洪

興祖謂周之十月即夏之八月者然乎曰非也三代雖異建而月則未嘗
 改也殷嘗建丑矣書則曰惟元祀十有一月漢嘗建亥矣史則曰元年
 冬十月舉前歲以例之則周制可知否則春于夏之入于秋錯亂而不成
 歲矣曰馮吉廣謂十月庚子在去雪後即為十月者可乎曰亦非也世之
 史歷生以六物占人休祥當氣會之文固有生于己酉而以庚戌歲推之
 者孰云吾儒乃有是耶至孔子所卒之年當在左氏然十六年乃壬戌之
 歲謂十六年為辛酉己酉日為戊戌者亦非也自壬戌歲上溯己酉孔子之
 年乃七十四謂七十三允非也 欽傳 宋濂駁洪馮二氏之妄說是也必據長歷
 始知十一月為庚子此殆目論也衍文襄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庚子為十月
 二十一日又何疑乎公羊善義本無十一月或作十有一月又後之仍師妄益

與穀梁初生異也。案隱云若孔子以魯哀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哀二十二年則孔子年七十二。傳生年不當使夫子壽數不明者。此正感于公羊十有一月之文也。若十一月則為哀二十二年歲首，依周正孔子壽止七十二。依夏正亦為七十二。蓋不明周正夏正，其差池其實夫子壽數甚明也。據十月庚子，說多論周正夏正夫子卒年七十三。宋瀛誤算一月，眩于周正夏正，因謂七十四非也。

傳不慙遺一老。小爾雅慙珍也。

尼父。檀弓注云尼父因且字以為之。謹疏云尼則字也。父且字士冠禮疏檀弓云初名冠字五十以伯仲若孔子生于周代。依周禮呼尼甫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然則以伯仲者為正字，故以二十所字為且字也。

飲孔悝于平陽。水經注滑臺城即鄭康延邑，其南故城即衛之平陽亭。一統志平陽城在衛輝府滑縣南。

貳車反祔。孔悝有廟，主似大夫，得有主也。鄭駁異義云大夫無主，孔悝之反祔所出公之主身，戴侗曰說文云祔宗廟，主周禮有郊宮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為主，今許公為得祔于廟中，非石室也。非石函矣。按管子山至教云君人之主弟兄十人，分國為十兄弟；五人分國為五三世，則昭穆同祖；十世則為祔。然祔為遠主，昭矣。孔悝但有祔主，而無祖禰，主知大夫無主，明矣。

為白公。水經注青陂水分為二水，一水南入淮，一水東南逕白亭北，東逕吳城南，子西台太子建之子勝于吳勝入居之，故曰吳城。一統志白公城在光州息縣南，息縣志云縣西南七里有故白城。

乞曰不可得也言千五百人教多不可給

吳人伐慎水徑在潁水又通慎縣故城南縣故城邑一說在慎縣故城在

潁州府潁上縣西北

扶豫章陸璣疏豫章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華赤黃子青不可食

桫欒大可三四葉一叢木理細嫩于豫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荆州人

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桫欒彼說則豫章子楠木為一類也

翼豫章大木生七年乃可知按李卓別錄有釣樟陳藏器拾遺有樟

李時珍曰豫章乃二木名一類二種也樟木為大餘小葉如楠而尖長背有

黃赤茸毛四時不凋夏開細花結小子木大者數抱肌理細而錯雜有文

宜于雕刻氣甚芬烈豫章別錄不記釣樟者也根小烏藥香故又名烏樟

欒第極爾種楠注欒極爾種欒屬欒豫章鄭樵草木異釣樟曰楠亦樟

之類爾種之楠注此為欒樟之木顧師古漢書注豫章欒木章即樟木

二木生至七年乃可分別此師古亦分為二不知其何據時珍疏之漫指

釣樟為豫章也

殺齊管修也後漢書陰識傳脩管仲七世孫自齊遷楚為陰大夫

王如高府淮南秦族訓圖泗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此即石乞所焚楚

者也

向白之之死焉死同屍昆曉離謂扁鄭之富人者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

請贖之漢書酷吏傳安所求子死拒東少年場

額黃氏彙纂云額黃古之寧國府境

代執火者而言檀弓童子隅坐而執燭燕禮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注燭燧也疏云古者用麻燭而用荆燧叔少儀云主人執燭把燧鄭云未執日

雖但在地曰燎執之曰燭於地廣設之則曰大燭也古者未以蠟為燭故用荆杖灌以膏然之又未有燭盤故令卑幼者執之管子弟子職云昏將舉

火執燭隅坐錯總之法橫于坐所從設燭之末也掃之遠近乃承厥火掃謂燭矣之遠近乃更以白謂若燭要言辰燭于燭承取火也若白如矩句如前燭之法矩法也燕間室蒸然者要下捧梳

以為緒循然燭燈也右手執燭左手正掃有隨代燭燒燭者有隨中其其改代之也文坐毋倍尊者乃取厥拂適出是古先執燭者既捧梳以貯掃之條掃適

拂漸短有隨而不可執者則後執燭者代之而文坐此執燭之法也其燭盤不知始于何時梁書傅昭傳昭常插燭于板林帝聞之賜漆合燭槃是也

十七年 虎帳于藉圖 漢書所謂武帳

乘衣向兩牡 句說文作佃中也春秋傳曰乘中佃堂練切徐錯曰古載物大

車漢書乘車一轄當中也鄭注小司徒之句之言乘也讀如衣向之句為繩

證及釋文于此作時證及仍依鄭讀揚衣美也衣向安車也必駕兩牡者

以杜為貴官貨志云乘持批者擯而不得會聚漢世然曲禮疏謂安車

駕一馬小車揚績漢志小使車不立乘者駢則安車駕二也宋書禮志梁惠王以安車駕三送淳于覽三尚書大傳命民得乘飾車駢馬以此衣向兩牡宋

紫衣狐裘正法縹衣羔裘不玉藻玄冠紫綬自魯桓公始也注云蓋借衣宋

△

桓公為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是時也五素不一紫桓公惡之管仲君欲何不試勿衣紫也謂左右曰吾甚惡紫之臭於是日即中莫衣紫攝被及則紫衣亦非常服袒求不釋劍而食玉藻素衣不入公門疏引皇氏云亦於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袒中衣冬則次加裘之上加褌衣褌衣之上加朝服所謂褌衣者袒正服露褌衣也然則上見紫衣乃褌衣良矣未加正服遂至袒求漢制惟蕭何得劍復上殿是入臣皆解劍也宋書志自晉代以來始以木劍代刃劍

衛示之笠澤名勝志三江者松江吳江東江也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曰松江古笠澤

△

左右向卒吳語明日將舟戰于江及昏乃之左軍銜枚沂江五里以須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即左右向卒史記句踐發習流二千伐吳則向卒正謂水軍墨子魯問篇公輸子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鈞強之備退者鈞之進

者強之按強即句卒義出此

太子又使極之呂覽性行論極崔杼之子今之爭果沈之極義當與咳同按方言詠懇也楚以南謂之詠楚詞章句詠懇潛也則字本為詠作極借也

登昆吾之觀一統志昆吾故城在開州東括地志昆吾臺在濮陽縣西百步

衛侯貞卜太子職凡國大貞鄭司農云貞問也杜舒非

衡流而方羊商為大國劉炫曰卜繇之詞文句相韻商為二字宜屬下讀之揚商遠也自遠弃大國何休注為者於也呂覽季春注為絜於也絜將為其滅之也錢大昕曰毛詩汝墳疏引左傳如魚鱗尾衡流而彷彿正與劉氏讀合且引鄭眾注為絜絜孔氏本等是非惟知按杜預遂以不狂為狂

見我州索隱云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濟陽與衛相近故莊公登臺望

見戎州又隱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是戎近衛揚楚丘非衛文公之楚丘也傳又云以自城上見己氏之髮美則逼近衛郊方能審諦曰州者是其州堂之右矣何得徵濟陽之戎墟假楚丘之異地以為衛君眺覽所及乎一統志濟陽城在開封府蘭陽縣北五十里

以會齊侯盟于蒙山東通志蒙陰故城在沂州府蒙陰縣西南十五里水經注桑水又東南逕蒙陰縣故城北今謂之西城子又一城在縣東十里綿山下為東城子晉之蒙陰城也晉志蒙山在其東南

十八年宋殺皇瑗紀年表五十四三年宋殺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丹水壅不流水徑注丹水蓋汲水之變名也

十九年追越師于冥方輿紀要饒州府餘干縣春秋時為越之西境揚其

北境為廣德州其地蓋苦是嶺關四安鎮之間與湖州長興縣安吉州接界

廿年出居于艾方輿紀要艾城在南昌府寧州西百里

越圍吳吳縣志越城在縣西南胥門外越伐吳主在姑蘇越築此城以逼之城堞帶鬚方其在高者猛丈餘濶六丈史記正義引吳佗傳云子

胥亡後越沿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即此地也

廿一年盟于頽一統志顧城在曹州府范縣南三十里通志云縣南五十里

魯人之阜以堂位注阜之言高也魯釋文五月為阜釋文亦或作高

阜高字相通廣雅釋實自奉局也此言阜有局于境內與下高蹈義亦通

使我高蹈惠云呂覽曰如知子胥高蹶高誘曰蹶蹈也傳曰魯人之高使

我高蹈慎忠貌欽辨按晏子雜篇吳王曰吾譏晏子稔保而訾言高極者

漏人必笑呂覽天樂篇漏者水不笑也漏人水不歌也吳子雜篇漏者不同陸述者不同跡

即高蹈也

廿二年吳王居甬東一統志翁山故城在寧波府定海縣東三十里翁山下春秋時越之甬東也韋昭曰甬東句章東海口外州也

越人以歸歸其尸于吳也越絕書夫差冢在越之西卑狹之位越王侯史

注侯侯同名干戈人一果史記注土以蘇之近太湖去吳縣十七里史記注作

名勝志徐侯山在陽山西北十里一名卑狹山一名餘杭夫差既伏劍越王

以禮葬之秦餘杭山長洲縣志陽山一名秦餘杭山在城西北三十里徐侯山

在陽山西北十里蓋卑狹山為陽山支阜故通得秦餘杭之名

廿二年可以稱旌繁乎既夕禮薦馬纓三就公賜玄纁束馬兩旌乘車所

建也

長武子請卜呂覽考樂篇智伯瑤造于智國張武淮南人回訓張武教

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于晉陽長張字通即此長武子也

戰于犁丘彙纂山東濟南府臨邑縣有犁丘亭通志縣治西南有犁

丘子讀書處

是衛之言也說文衛是衛也又衛心寤言不慧也集韻德或作衛言按管子形

勢解毀譽賢者之為譽推譽不肖之謂德与服杜解正同字法是非體

當作德

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吳越春秋

越王誅嚭并妻子越絕書殺太宰嚭逢同与其妻子言宰嚭之死者已

五見獨此傳稱吳亡而猶用事于越未詳

廿五年衛侯出奔宋服云此下但有遠城鉏以鉤越去奔宋之事其說未聞
按此句是下文張本也

鞮而登席鞮古三作徒文子上德篇以為冠一以為徒玉篇徒脚衣並禮命安徹俎之後乃說屨升就席皆坐詩傳不脫屨升堂

謂之飲是君之君子臣有終日不脫屨者就使脫屨亦在燕禮之末故少儀

云堂上之既燕則有之禘師聲子必是未命坐之時已既而升堂也古者

除遭喪于禮事未聞徒既杜預謂見君解鞮此其杜撰也

君將設之說文引作設正誤之設作設誤玩禘師上語必是足創不堪著

屨若復勉強曰人必潰浥須相拭皮使君見而形嘔也

公戰其手戰本為擻信拮据擻搨也疏云擻搨謂以手爪搨拮草也史

記孫子列傳救鬪者不搏擻然此擻謂兩手相固握杜預言水戰形此也詩

釋文擻本又作戰字通耳杜預云抵徒手屈肘釋名之倚徒倚仗也其
義者為巧弄之狀抵徒二字取也

奪南氏邑檀弓疏世本靈公生昭子鄭邦生文子木及惠叔蘭生虎為

司寇氏父子生簡子瑕生衛將軍文氏然則彌牟是木之子按衛策有

南文子則簡子瑕之子也

簡夏丁氏十一年之夏成此云夏丁不可曉

清適城鉏彙纂云大名府滑縣東有鉏城水經注云濮陽西南有鉏

丘城是也按滑縣之鉏城去越遠矣疑襄十年會吳于柤者也

是食言多矣釋法言偽也孫炎曰食言之偽也

廿六年后庸唐石經作后庸宋庠國語補音二作舌吳越春秋作曳或作

後庸

洩聲与古近此作后沃

公游于空澤水經注獲水東南運古桐澤水澤在虞城東南左傳公遊于空澤即此宋字記古桐亭在宋州虞城縣南五里

卒于連中名勝志連中館在空澤後遺址高二丈藝文類聚古文瑣語

曰初邢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祀臣死自臣死後五祀五月丁

亥吳亡以後五祀八月辛巳君薨邢史子臣至死日朝見景公夕而後

吳亡景公懼思邢史子臣之言將死日乃逃于瓜圃遂死烏求得已哉矣

廿七年盟于平陽前志泰山郡有東平陽山陽郡有南平陽山陽之平陽

晉志屬高平郡西漢志皆加南字晉志之作南平陽此注西平陽誤一統

志南平陽故城之兗州府鄒縣治通志則云南平陽城在縣西三十里

屬孤子三日朝下令于死事之孤使子日而朝大戴記子乘為孤子八
人以成壽事

設乘車兩馬既夕禮注兩馬士制

台顏涿聚之子晉曰呂覽尊師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于孔子按音
者進也

及留舒水經注魚山上有柳舒城魏東阿王曹子建登之有終焉之志山

東通志柳舒城在泰安府東阿縣西境本作留舒

古製古書正譌制者兩衣今依此為裁製字

知伯聞之乃還說苑指武篇智伯曰吾聞田恒新得國而愛其民內同其
財外同其勤勞治軍若此其得眾也不可待也乃去之耳

多陵人者皆不在釋詁在終也

吾乃今知所以也荀子疆國篇亡國云云而後知七

以能忍耻庶无害趙宗宗說苑建本篇趙簡子以襄子為後董安于曰云
恤不才之以為後何也簡子曰是其人能為社稷忍辱

續集選著



